

基本英語討議集

基本英語討論集



基本英語研究社編
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引言

基本英語(Basic English)自從我們在本年五月間在新中華雜誌上正式爲文介紹以後，不到半年，風靡全國，通都大邑如上海、杭州等處，有無線電臺專門教授；窮鄉僻壤如陝西吊橋亦函電交馳，爭先購讀，我們得到這種鼓勵，益覺年來努力，未曾徒勞，今後切磋研究，同志正夥。首創者英國奧格登(C. I. Ogden)教授，亦不遺在遠，來書指示研究及教學之途徑，並具函介紹其駐華代表詹姆孫(R. D. Jameson)教授，以期在此組織專門研究所，發行大批書籍，爲中國學習英語者開一新紀元。奧格登創此宗旨宏大，簡言之，即欲求世界之大同，首在言語之通達；欲求言語之通達，必得有一種國際補助語作爲工具。英語現既有世界人口差不多三分之一在

使用，若再加以簡易化，適正合這種國際補助語的資格，所以他就把標準英語再三再四地簡略，精鍊之餘，結果只留得八百五十字，就用這八百五十字，造成一個嚴密的言語組織，即這兒所說的基本英語。由此可見奧格登的目的在使英語國際化，而其手段則在使之簡易化。我們在介紹之初，即揭櫫這兩點，作爲標語，而我們所欲利用者，實在其所作爲手段之簡易化一點，國際化猶餘事也。第一，中國人並不能人人到外國去，即在國內能與外人交接者，亦僅上海等處一小部分，所以人人學國際通用語，一時尙無必要。倒是英語學習上的簡易方法，確是我們數十年來，求之不得的。中國人因爲言語系統的不同，學英語的費時多而收效少。在學校裏既時時叫苦，入

社會後又不能應用。說到經由英語而研究泰西文化，更屬虛無縹緲。從前中國人讀書講究要讀通，所謂讀通即是自己做出文章來能通順達意。讀英文何嘗不是如此。我們在學校裏花了一二十年的工夫，大多數還不能把英文讀通，這是無可諱言的事。爲什麼老讀不通呢？當然是不得其法。現在既經奧格登創出了這種簡易的方法以後，至少第一步難關是通過了。何況凡事只有起頭難，第一步通過了，以後深堂入奧，自然無往不利。所以基本英語介紹到中國來是有重大的意義的。

不意有一小部分人，完全不了解我們這種私衷，徒然意氣用事，大做其文章來攻擊基本英語，抵爲遺害青年的毒物，甚至遷怨到個人，說是替大英帝國當走狗，這些話本不值識者一笑，我們本可以置諸不理的，不過一來基本英語在中國還是個嶄新的東西，真正懂得它的

人很少，這種狂妄的議論，若加以遏止，適足惹人誤解；二來反對者多利用林語堂先生一兩句笑話來作護符，以訛傳訛，真相益晦，不僅有損我國學者之尊嚴，而且有阻教學的進步。因爲反對者除林語堂先生一人而外，餘皆係 *Esperanto* 的信徒，或不識英語的附和者，林先生的文章始終是出於幽默之筆，而其他的人又都是站在 *Esperanto* 上說話，心中早有成見。所以我們不得不作一次正義的呼聲，將各方的反對意見，歸納起來，就基本英語的本身，逐條加以討論。

至於還有一些附帶的小問題，我們不願加入本文之內，姑作爲餘興，附錄於此。既稱爲基本英語討論集，所以我們竟把那些過去已發表過的，和被退回不許加入討論的，與人討論基本英語的小品，也都彙集在此了。

民國二十二年國慶後一日上海。

基本英語討論集

目次

引言·····	一—二
基本英語的討論·····	一—四〇
附錄	
英語簡易化與基本英語·····	四一—四三
英語的簡易化與國際化·····	四三—四五
西文與漢譯·····	四五—四八
空跑了一趟·····	四八—五〇
祖國與漢奸·····	五〇—五二

可憐的文人·····	五二—五五
人爲與自然·····	五五—五九

基本英語的討論

英人奧格登氏所首創的基本英語，首先由中華書局介紹到中國來。預定出的基本叢書十種，現在已實際出了三種。我們又另編得有基本英語課本，用無線電播音教授；一共有三冊，現在也準期出齊了。我們所出版的三種叢書，都是學習英語的工具與文法原理。我們的基本英語課本，才是基本英語的實際應用。在這三本課本裏面，我們載有童話，會話，尺牘，短篇名著，短篇小說，外交談論，新聞記事，諧談，故事等，都是用八百五十個基本英語表現出來。讀了這個課本的人，就可以知道這八百五十個基本英語，能够表現我們的思想到如何程度。事實具在，我們用不着抽象的爲基本英語宣傳，只請讀者自身去實際閱讀，便可以自明了。

可是，基本英語這個東西，也和近代其他一切的發明發見一樣，乃是科學的產物。首創奧格登氏集合若干專門學者，費了十年心血，然後才得「這」一點成績，供諸世人。他的這個基本英語，既也是一種科學的結晶，當然也和其他科學上的發明發見一樣，在初創的時候，不能一躍而到完善之境。我們要知道科學是逐漸進步的東西，並不是一朝完成的奇蹟。從一起頭，便想要一個完全無缺的發明，這只是東洋式的空想，不是西洋式的科學。因爲不能一朝便臻完善，所以不幹，或者因爲不能一朝便臻完善，便加以催殘或唾棄，這即是缺乏科學精神的證明，也即是我國過去在這一方面沒有貢獻的原因。話又說回頭來，基本英語既是一種科學的產物，又

在初創之際，理論上雖或無缺點，而實際應用起來，或許還有應該改良的地方，自是可能的事；這一點，我們並不想爲基本英語強諱，我們的態度，毋寧是正想尋出它的缺點，好着手改善。還有更重要的，是我們之介紹基本英語，目的在使國人學習英語，得到一個捷徑，使國人於最短期中，得到能說能寫的實用技能。一切都是以我國的實際情形爲主，因而在這一方面，奧格登的基本英語，有無應該改來適合我國情形的地方，我們也在留心探索。我們本着這個主旨，一方面也在研究，一方面也極歡迎讀者或其他各方面對於基本英語的批評。

自從我們編譯的基本英語叢書問世以後，不到三月之間，學習者達數萬人，而同時也就異議蜂起。這是見讀書界對於這個東西的注意。批評它的文章，也接一連二地在各報紙各雜誌登載出來。這些文章，我們都很有

興味地一一讀了。可是得到的結果，不能不說是使我們感覺失望。因爲我們所想看到的，是從中國人學習英語的立場看來，基本英語的缺點如何？關於這一方面，這幾十篇批評文字，沒有一篇談到的，這一點很足令人驚異。因爲這些批評者們，都是極關懷祖國的。在他們眼光看來，英語的普及，完全是一種帝國主義者言語的侵略，而基本英語既是一種使英語容易學習的方法，因此更是助桀爲虐的東西，更應該反對。這樣主張的人最佔大多數。據他們的這種說法看來，即是承認基本英語在使英語簡單化，容易化的方面，並無缺點。只是英語這個東西，根本就不應該學，學了即是爲洋大人當奴隸。借林翼之先生九月十五日在申報自由談上的話來說，基本英語，「把它簡易化，使無學的奴隸們……永遠替洋大人當苦力。」像這樣的論調，很明顯地已溢出基本英語的討

論範圍以外去了。基本英語只是一種使英語簡易化的方法，我們的問題，乃在討論這種方法，在中國人學習英語上有無缺點。可是批評者的大多數對於英語簡易化的方法並未提到——無寧是他們已默認並無缺點，只是主張英語不應該簡易化，更進一步，即是中國人不應該學習英語，學了即是爲洋大人當奴隸。我們提倡基本英語是一種方法論，這些批評者們主張不應該學習英語，不應該使英語簡易化是原理論。他們的議論，姑無論當否，都與我們提倡基本英語無關。因爲英語並不是我們提倡的，中國人學習英語，已有三四十年的歷史，已成了國內過去和現在的一個普遍事實。我們是根據這個事實，即是中國人大多數既都在學習英語，那麼，能使他們容易學習一點，能使他們減少一些精力時間，去用在別的方面，豈不更好，所以才介紹這個使英語簡易化的

基本英語到國內來了。

因此，主張中國人學英語，便是想爲洋大人當奴隸的批評者們，他們如要責問或者諷刺，應該向那在基本英語未輸入中國以前，提倡英語的人去發揮，更應該在基本英語未提倡以前，早就要提出來說。現在才提起來講，很容易使人誤會這些愛國志士覺醒太遲，甚至使人覺得他們頭腦不清，這未免太不上算了。

中國人學習英語，是否在想爲洋大人當奴隸，這個問題，不必要外人來回答，頂好是這樣主張的批評者們，自己問自己。這些人們既然也來批評基本英語，當然多少總學過一下英語。那麼，他們學習英語，其目的是不是在爲洋大人當奴隸呢？對於這個問題，只有兩個回答，即是「是」或者「不是」。假如回答「不是」，他們顯然是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更用不着別人來再給他幾

下。假若他們回答是「是」，那麼他們第一，應該知道，不能因為他自己學習英語是以當奴隸爲目的，便認中國人凡學習英語者都是想當奴隸，因而主張中國人不應該學習英語。中國人學習英語也還有其他的目的在——這個用不着我們來說。第二，如果他此刻已不願當奴隸而放棄英語，更主張中國人不應該學習英語，那麼，他們更應該來學習基本英語。因爲基本英語可以減少你的精力和時間到百分之九十，而使你得到一個外國語的知識。你有了這個知識，便可以知道侵略國的文化 and 設施，一方面你又能利用減少下來的精力時間，去努力祖國的其他一切建設。假若這些批評者們要想當愛國志士的話，那麼，這也就是最好的方法了。

總之，上述這一些批評者，除開使我們覺得他們愛國太遲，頭腦不清而外，對於站在中國人學習英語的立

場，討論基本英語有無缺點的這個問題，並無一點貢獻，他們最多只是無批評地默認基本英語無缺點而已。

其次，我們想看的，便是基本英語本身，當成一個言語體系來看，有無缺點？對於這個問題，加以批評的，在幾十篇文字中，只有三四個人，其中還有一個是外國人。其餘的議論，都只是拾人牙慧，道聽塗說，自身並不了解基本英語是什麼一回事。這種現象，在現代許多以耳作目的中國人，原不足爲怪。不過最可憐的，還有不從中國人的立場去批評基本英語，反而拿起外國人的議論來作爲攻擊的武器，這種依外對內的手段，不圖於愛國志士中見之，也許此其所以爲愛國志士也。

現在，我們把這三幾個人批評基本英語的文章，仔細的分析起來，便發見整個地批評基本英語全組織的文章，一篇也沒有。又以教學上的經驗來批評基本英語，

與夫以學習英語的經驗來批評的文章，也是一篇都沒有，而這一類的批評，又偏是我們極想看的。所有這三幾人（內含外國人一）的文章，把它分門別類起來，可以歸納成爲下列三種。即：一、從發音及字形上認定基本英語不完全的；二、從名詞上的不足而認定基本英語不對的；三、從動詞的應用上，認定基本英語不妥的。對於基本英語的批評，主要之點便盡於此；其餘的文章，雖有十數篇之多，要皆拾這幾篇文章的牙慧，在那裏自鳴得意而已。現在，我們就根據這幾點，來加以討論，看看基本英語如有缺點的話，上述的這幾點，是否即係它的缺點。又如果是的，那麼這種缺點是否可以改善，或者即是基本英語的致命傷，可以使它一蹶不振。我們在此，只是取一種討論的態度。基本英語雖是我們介紹來的，我們並不爲它作意氣上的擁護。科學的產物，只有用科學的理論，才

能够使它立足。現在，我們只是盡力把基本英語科學上的理論介紹出來，以解讀者的誤會。至於是非曲直，我們相信讀者儘有批判的能力，作一陣非科學的擁護，或非科學的攻擊，不過惹起讀者的反感，自速其失敗罷了。

以下，我們便就基本英語的批評，逐條加以討論。不過在未討論之先，還得有幾句話要說。

奧格登首創這個基本英語，其手段是使英語簡易化，據他的主張，可以減去學者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和時間，務使學者不費平常學一外國語之力，而得一外國語的知識。其目的則在藉此，普及英語，用他的話來說，即是使人人得到一個第一的國際的言語。(To give every one a second, or international language. Dehabelization, P. 9.) 從他這一句話，可知奧格登氏是想把基本英語推廣成爲國際間用語；但又從他用 second ——

在其他地方又用補助語(Auxiliary language)這個名詞——這一個字看來，可知他的目的並不是想推翻各國自有的言語，而由基本英語取而代之；只是在各國自有的言語而外，又加上一個第二的，補助的言語，以作爲國際間互相交通的工具罷了。從這一點來說，基本英語批評者們所謂言語侵略，根本不能成立。在現在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不要其他任何一種外國語爲補助，而能發展其文化的；這話就不必要威爾斯說，就是稍有常識的，都可以見得到，尤其是現在的中國，正在努力圖強的中途，所賴於西洋文化的地方正多，所以數十年來，中國人學習外國語，已成了當然的事實，從來沒有人在這個原理上加以討論過。就是主張 Esperanto 的人，也並不是主張中國人不應該學外國語，只是主張應該學 Esperanto，以便在國際間通用。讀者並要知道，我

們並沒有主張中國人應該拋棄國語去學英語，我們只是說，如果你們想學英語，就請利用奧格登的簡便方法——八百五十字的基本英語。我們介紹的只是方法。既然要學一種東西，自然是越簡便易學越好，就是 Esperanto 也在以簡便易學相號召。那麼，何以國人在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學習英語的時候，不聽見這些批評者們出來大聲疾呼言語侵略，而獨於我們現在一提倡這簡便的方法，便勞這些愛國志士，勞心焦思地警惕起來呢？是不是因爲英語難學的時候，言語侵略的情形，還可坐俟，（這種愛國志士也就太可憐）現在英語容易學習起來，因而言語的侵略，變本加厲，所以非反對不可呢？有幾學位習 Esperanto 的批評者，從他們的文看來，似乎是這樣主張。這樣的論調，捨本逐末，避易就難，其出乎常識以外，我們姑且置之不論；單說這種主張裏，顯然

地含得有一個不長進的自卑心理在裏面。即是中國人只配被人侵略，中國人只配當奴隸，外來的東西，譬如言語（假如認為是侵略的話），侵略到中國來的時候，中國人只好任其侵略，既不會設法利用，也不能設法抵抗，所以在侵略不厲害的時候，便恬然苟安，到了他們認為是侵略到變本加厲的時候，也只有空喊口號，在那裏因噎廢食；再不然，就如林翼之先生那樣，佔在旁邊，好像是別人的事一樣，說俏皮話。假如中華民族都像這幾位批評家們所說的這麼墮落，假如中國人對待外來的侵略，都像這幾位批評家這種消極的，空喊口號，坐失事機的辦法，那麼，中國人不待這幾位批評家們來主張言語不要祖國，中國的言語怕早已沒有祖國了。

其次，所謂基本英語是言語侵略，是不是因為英語當成一個外國語來學的時候，便不是侵略，現在它要擴

大成爲國際語，便成了言語侵略了呢？幾位擁護 *Esperanto* 的批評者，對於基本英語道聽塗說地攻擊，似乎着重的是在這一點。在他們的意思，英語只要不打出國際語的招牌，那麼，英語在世界怎樣橫行，中國在怎樣的英語普遍化，甚至於中國人互相談論都用英語，他們都可以熟視無睹，都可以不說它是言語侵略。他們甚至於爲這些忘了祖國言語，互相說英語的中國人，建了一個理論的基礎，即是言語是不要祖國的，你們儘管忘記中國話好了。可是現在基本英語出現，能够減少我們學外國語的精力時間與經濟，正可使我們能把剩餘的時間精力，用在抵抗外國侵略的其他工作上面的時候，只因它打着國際語的招牌，於是這幾位擁護 *Esperanto* 的批評者便高呼起言語侵略來了。

前面已經說過，奧格登氏的目的，不錯，是想以基本

英語作爲國際語，但是他自己就很明白地說是作爲各國的一種第二的言語。所謂第二云者，即是以各國的言語爲主，基本英語爲副，以促進國際間的文化。所以世界各國如有學習一外國語的必要，那麼，如有簡便不費大力的言語，大家都樂得於同去學習，世界各國都同學一種第二外國語，這種言語便可以國際化了。

言語本來是有祖國的，中國人應說中國話，這恐怕擁護 *Esperanto* 的幾位批評者，暫時也不敢不承認吧。所以欲以一民族，一國的言語去取別民族的言語而代之，這才是言語侵略，這種侵略的不可能，除開幾位借刀殺人，高呼言語侵略的幾位非常識的批評者而外，誰也是知道的。以日本的壓迫，亦不能絕滅朝鮮語，以俄國的暴力，也不能撲滅波蘭話，這即是歷史上的明證。而其原因，正是因爲言語有祖國，有用武之地的原故。自己的

國家，還在存在着，便先否認言語的國籍，主張言語不要祖國，打起當亡國奴的底子。這些批評者諸君，朝鮮的愛國志士，要嘲笑你們呢！

我們就退一步說，奧格登氏所謂的第二國際語，是一種騙人的話，他是想以基本英語，如幾位批評家所說，藉大英國的兵艦大炮，取世界各國的言語而代之。即是他是有組織的言語侵略。縱令是這樣，可是中國還沒有亡國，中國人還不是如這幾位批評者們的主張的那種生來的奴隸，人家怎樣來，我們就怎樣受，亡了國的民族，還不怕實際有飛機大炮擁護的言語侵略，我們爲什麼就先怕起來，我們爲什麼不積極地去征服它，去利用它，爲什麼只會消極地拒絕它，逃避它呢？我們只要拿定言語應有祖國，中國人應以中國語爲主，而現在情形，又是非另學一外國語言不可的時候，正好樂得去學習這種

簡便易學的東西，以爲我用。不單只是言語，即一切的文化侵略我們也只有設法去利用它，然後可以克服它。消極的抵抗，拒絕，這只是逃避而已。逃避能够避免侵略嗎？

批評基本英語的先生們，如對於奧格登氏這種以基本英語作爲國際語的主張，表示反對，這是可以的。但是反對的理由，如以言語侵略爲口實，這不惟是表示批評者之沒有常識和矛盾，並且暴露出批評者們不長進的奴隸根性出來。假如這些批評者們，除此而外，別無理由，那麼，頂好是不要胡說，再不然，就去讀讀奧格登氏的 'Debabelization' 這是一本基本英語與 Esperanto 語的辯論集。——我並不是勸他們去聽奧格登氏的宣傳，只是請他們去看看從學理上去攻擊基本英語的國際語化，要怎樣說法，才不會使人笑話。

可是，我們在此，得鄭重聲明的，便是我們對於基本

英語的國際語化這個問題，並沒有什麼興味。因爲我們介紹基本英語的目的與奧格登提倡基本英語的目的完全不同。奧格登氏是以英語的簡易化爲手段，以英語爲第二補助語爲目的。可是我們却是以他的手段，作爲我們的目的。我們介紹基本英語，全在鑒於過去中國人學英語之困難，費力費時而不能致用，現在既有這樣簡易化的基本英語，所以特意介紹與國人，這個目的，已在新中華一卷十期中說得很明白了。因此，我們在這裏討論基本英語的目標，便和奧格登的立場，稍有不同。奧格登最關心的是基本英語作爲國際語時，有無缺點。我們所討論的，是基本英語作爲一個普通英語簡易化的方法，有無缺點。以下所論，即以此爲目標，以定討論之範圍，其餘的議論，都認爲題外的枝節，本文中並不論及，只在附錄中答覆。

* * * * *

批評基本英語的文章，雖有十數篇，都是局部的非難，並沒有整個地批評基本英語的組織。而且這局部的批評，舉出理由來的僅只三四個人（內有一外國人。）其餘的只是以耳作目，狂吠一陣。這三四個批評者，又都一致地認定基本英語的名詞不夠，其中舉得最多的，尤要算林語堂先生。現在我們就先從基本英語的名詞入手，對於林語堂先生所舉出來的，關於名詞方面的缺點，加以討論。

林先生對於基本英語的批評文字，先後在字林西報和中國評論週報上發表了兩篇英文。隨後又譯成中文，在論語上發表。兩篇所舉各點，後又在九月十日的自由談上，彙成一塊，並將引證書名及頁數指出，此外更附加了基本英語的缺點五條。所以現在我們來討論林先

生的批評，頂好是以自由談上的這篇文章，作為根據。

第一，林先生謂基本英語中沒有留聲機即 Gramophone 這個字。便在 Karl und Anna 的基本英語本中，舉出一例，說基本英語表示留聲機的方法是：

A polished black circle, with a picture of a dog in front of a horn……

「一個磨光黑色的圓圈，中畫一隻狗在一個喇叭之前。」

自從這個翻譯一出之後，一般耳食者流，便道路相傳，引為是基本英語的笑柄。有一位署名索原的先生，更在自由談上，高論「那樣的原始的表现方法，是否適用於現代人呢？」還有一位署名吉平的，說：

「基本英語總是教人說話打切口……一種暗號，一種密碼或等於江湖中的黑話。」

古人有所謂三字之獄，現代的人，只因一個字，便要送斷一個言語制度，也許這就是索原先生所謂的「現代人」吧。

在這裏，我們首先要說的，便是 *Gramophone* 這個字，基本裏語中並不是沒有。批評者們若費一點心去翻基本英語入門第三六五頁國際通用字項下，便可以發現這個字是赫然在那裏的。第二點，是林語堂先生引證的這句基本英語，說是在一九三〇年版的 *Carl and Anna* 第五十一頁。但是一九三〇版的這部小說，據奧格登的來信說已改版，不能用。他希望我們用一九三三年的改正本。所以林先生引的這句話，我們是在一九三三年版的第四十六頁才找着的；果然不錯，是有這一句話。那麼，基本英語裏既有留聲機這個字，為什麼不直截用它，偏要這麼屈折迂迴地說呢？我們如果不像索原吉

平諸先生那麼速於淺薄的武斷，不像他們那麼原書都一一讀便來批評的話，這當然是我們研究基本英語時應有的疑問？而這個疑問，假如林先生不是為喜歡幽默所累，也許就能為我們解答的。

修詞學裏，本來有一種修詞的方法，叫做迂迴法（*Circumlocution*）這個方法即是說事物的時候，不直接說出來而迂迴地表現。舉個例來說，普通叫做「眼鏡」若用這種迂迴法說起來，便成了：

Dioptric media which correct the diminished refracting powers of the humors of the eye

這個，用林先生的直譯法譯起來，便是：「矯正眼液屈折力的減少之光線屈折的媒介物。」其打切口，說黑話和「一個磨光黑色的圓圈，中畫一隻狗在一個喇叭之前」有過之而無不及。